

毛詩古音參義

毛詩古音恭義卷之四

大雅

曰文王至卷河爲成王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厲王之雅雲
樓至常武宣王之雅瞻卬召曼幽王之雅皆變也。○交王大
明綿三篇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采子謂特其一端其實
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
緝詩同意。生民爲郊祀后稷配天之後。受釐頒胙之詩。早麓
有玉瓊神勞等語。亦受釐之樂也。思齊言文王在宮之事。舉
以爲成王之燕處法。卽以爲王后法。靈臺言文王在岡沼辟
誰之事。舉以爲成王之游觀法。絳侯言文王之德。下武有齊
皆兼言武王與有章以下四篇公
劉以下三篇皆受釐陳戒之詞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古音。齊魯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

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

顯厥猷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古音蒲北反。

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古音驥。

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燕

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古音墨。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

遏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

古音浮。

文王七章。周公于朝會之時。獻詩以勉成王也。言聖人之學。本于天。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天命而保孫子。使商之孫子。咸服于周。而克受厥師。其德之大。在保民。保民在多賢。而德之實。只在不已。不已者。只是緝熙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與天相配。後王欲率祖修德。亦只在能敬。敬則誠。誠則不已。天道不已。文王純于天道。亦不已。天不可見。惟法文王。卽以法

天。此中庸天道人道之極。致而詩已包之。大學之明明德。卽
堯舜令聞也。新民卽陳錫哉。周也。緝熙敬止。卽止至善也。天
人感通之故。神聖功化之妙。悉備
于是矣。非大聖人其誰能作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

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古音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古音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古音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

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

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

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古音纘女維莘。長

子維行。古音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

如林。矢于牧野。古音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

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古音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古音

大明八章亦戒成王也。言武王受天明命。由于有明明之德。而原其所始。惟文王以克明德之聖。又得聖女妲氏以爲之配。故篤生武王。又惟王季之聖。得大任聖女以爲之配。皆惟明德之行。乃篤生文王。明德維何。亦曰小心翼翼。卽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文王以敬德事上帝。而致多福。武王之無貳爾心。亦卽文王戒慎恐懼之心。故亦來上帝之臨。而其心不貳。又有八百諸侯之奮興。有元勳太公之佐助。故能一戎衣而有天下。以自明其德者。使天下之染紂之昏德者。一朝而皆清明焉。此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矢與誓同。卽牧誓也。侯卽諸侯也。牧誓及于六步七步等語。有貳心矣。維我友邦冢君。皆桓桓如虎。貔熊羆之興焉。且告以天命之臨。而不必有貳心。此皆天之所以使殷適不挾四方也。此皆天之所以保佑命乎武王也。○讀天監在下二節。則聖王聖配合之于天。定之于王季。何至謂文王未得而過勞其憂思。旣得而乃深其喜樂。如關雎所咏也。故曰關雎爲后妃求賢之詩。○俱韓詩作馨馨。譬也。會說文引此詩作檜。春秋傳云。檜動而鼓是也。詩義折中從之。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右音姥。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右音戶。

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

周原膺膺。莝荼如飴。爰始爰謀。

右音媿。

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

右音以。

迺疆迺理。迺

宣迺啟。

右音滿以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

立室家。

右音姑。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揀之匱。陜度之

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臯門。臯

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右音旄。

肆不

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駸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右音戶。予

曰有奔奏。

右音祖。

予曰有禦侮。

絲九章追述太王肇基王迹至于文王受命也與天作高山
太王荒之文王康之之頌同義后稷初封于郿岐去郿八十
里固舊封也自不甯失官竄于戎狄而公劉始遷于邠太王
避狄人之難而復遷于岐不過復其故地耳而艱難遷國之
時乃能利用大作畧地相宅築室受田命官動衆立廟置社
遂備宮室門觀之制其經營布置廣大周密已開周官周禮
之先由是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數十年來寔以強夫至于文
王而虞芮質成天命維新要其所由肇自賢妃姜女同心一
力以修身齊家爲家法以人謀龜卜得地利以遠害興利得
人和以夙夜敏皇播聲問以選賢與能資贊襄天德王道之
本末始終備具于此後王所當時念開創
之艱難固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者也

芄芄棫樸薪之漻之濟濟辟王左右趣古音倉九反之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右音魚何反淠彼淠舟烝徒楫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棧僕五章序所謂文王能官人也蓋承上篇末四句而申言
之以告王也于首二章見率下親上相導先後之末于第三

章見出使四方。喻德奏功之能。又見奮揚武衛。所衝威敵之
勇。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舉其重者而言。其實所謂疏附
先後。奔奏。禦侮者。無往不具也。賢才之盛。如此。蓋由文王之
文德。如雲漢之爲章于天。而又久道化成。振作人才。以成文
治之光。賢才有文章。皆文王雖之。珠之賢才。有質幹。皆文王
金之玉之。五十年來。日勉勉于此。而不已。故能得人任事。持
其大體。而萬目畢舉。可以網乎四方矣。治其條理。
而萬事悉周。可以紀乎四方矣。此則作人之效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右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右音方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

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早麓六章。言文王以德受福。欲成王之法。其豈弟也。篇中六
言豈弟。豈以強教之。謂以道驅之也。弟以說安之。謂得其心
也。合之則爲仁。心仁政保合太和。以此修己。則如玉瓚之盛。
彼黃流。貴重華美。明德馨香也。以此治人。則如鳶魚上下之

各順其化。涵煦覆育。神勳天隨也。以此事神。則備物盡志。特和年豐。民人各得其所。而與鬼神合其吉凶也。盛大之福。無不驟臻。然皆以至當之德。求百順之福。犬易所謂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夫豈稍有回邪之心哉。無所爲而爲之。則曰不回。此天德王道盡顯處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古音滿以反。

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古音房以反。

大妣。

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

神罔時恫。

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古音博工反。

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思齊五章。傳注之義甚備。但愚有甚疑者。二章寡妻二字。傳謂猶言寡小君。夫妻與小君之稱。相去甚遠。臣庶對異邦。可稱曰寡小君。不可稱曰寡妻。烏得然之。且作詩者周公。教成王也。公豈肯稱其母爲寡妻。成王又豈忍聽臣下稱其祖母爲寡妻。竊謂第二章似承上章大妣二句。而言言大妣之徵音。助文王之祭。則順于宗廟先公。而來格來歆。罔有怨恫。以

其徵音爲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法則皆爲
淑女佐助君子各執勤勞如葛覃卷耳等篇之所吟由是而
教及于振振之公子公姓吾兄弟輩皆儀刑其教由是而助
君子以治家邦如二南之所歌此皆所謂廟徽音也然大如
之德皆本于文王王之在宮闈雖以和而爲斷雖然必以
敬爲主仍如其在廟之肅肅雖幽隱不顯而常若帝天之臨
雖心本無厭倦而亦常存保守之意純亦不已以聽天下之
外治俾大如亦明章婦順以聽天下之內治是故文王之德
行于遠人雖美里之囚昆夷獫狁之侵所謂大難者不能殄
絕而其光大之聲譽未嘗有所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
亦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入于善道不思不勉而從
容中道也行于國中則成人之有德小子之有造者皆得其
所由也而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賢有金相玉質揆文奮
武之髦士乃知我周自大王大姜王季大任文王大如歷世
之古大皆能主敬而無曩以爲家法是以斯士法之皆有譽
于天下而成其俊父之美也考成王年十有三而嗣位明年
始行冠禮則大昏之禮亦必以次舉行周公作詩屢言先世
后妃之聖諄諄告誡不但教成王以修身齊家如孔子所以
教伯魚二南者其宮闈之教蓋必如南豐魯氏所言師傳保
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瑕瑜之節威儀動作之度一歸
于以身作則和而能敬幽闈之中祗席之上毋或褻而玩之
則天命常行成王所以修齊卽后妃所以爲刑于而治國平

不外是矣。厥後姜后脫簪珥而宜王中興。褒姒燔
 土亡國。大雅之作。豈徒為孫子者。陳述歷世聖祖
 聖母之德而已哉。或謂刑于等句。孟子引之。與後世所稱述
 皆然。何得忽翻祖說。予謂讀詩必求其所安。若以寡妻為大
 妃。于心安乎。或曰。妾多而妻少。故曰寡。若指八十一御妻則
 妻多矣。予謂八十一御妻中。容有寡德之人。故曰寡妻。非多
 寡之謂也。臆見如此詩。
 以質疑于誦詩君子。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苗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啓之辟之。其檿其柂。
 攘之剔之。其檿其柂。右音之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
 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
 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右音則友其兄。右音虛則篤其慶。右音
 義。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

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右音依其在

京。右音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

泉我池。右音度其鮮原。居豳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右音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

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

一。馮。右音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蕭蕭。崇墉仡仡。是伐是

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篤于于字。從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添。

皇矣八章述祖德也一章二章言太王肇基王迹鹿度高山之事稱帝者三稱天者一三章四章言泰伯讓國王季有國孝友之實稱帝者四五章至八章皆言文王之德與功而詳其民密伐崇之師言帝者四蓋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曰有赫曰監觀曰求莫曰究度已將上帝說得活現可良由是宅曰帝之與帝之遷配曰天之立山曰帝之省邦對曰帝之作心曰帝之度至于帝之謂文王者且三見焉而曰三曰爾真若帝天之耳提面命諄諄然者書言昭受上帝天世命用休亦無如此詩之明備婉至者天人相與之故非知迫者孰能爲之○耆當作噴串正義作患謂患中國之夷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乃古貫字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寇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絲謂之混皇矣謂之串伐崇之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當作貫夷鮮原據汲郡古文曰帝辛十五年秋周師次于鮮原則鮮原乃商周之境詩義折中從之長夏之長舊讀上聲折中讀作張謂不張大也夏以革東萊呂氏謂侈大與變革也

經始葦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

右音

麋鹿攸伏

古音蒲北反與服同

麋鹿濯濯白鳥鵲鵲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廡。

於論鼓鐘於樂辟廡。鼉鼓逢逢。

古音薄

朦朧奏公。

靈臺四章。民樂文王之有靈臺。靈臺。靈沼。辟廡也。靈臺以望氣。稜。察災祥。候天道。皆爲養民起見。辟廡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一時民情歡欣。鼓舞。鳥獸魚鼈咸若。聲律克諧。神人和洽。文王之文德。覃被成周。宇宙開故。次于武功。大定之後。○鄭氏說辟廡所以教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袁準正論亦以辟廡爲大射養孤之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壘之以靈沼。謂之辟廡。皆無明文。今觀此詩。則辟廡及三靈同處在郊。故民樂其有臺池鳥獸之樂者。又樂其有鐘鼓之樂。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古音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古音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古音

蒲北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

毛詩古音參義

卷之四 文王

七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下武六章。朱傳專美武王。蓋文王之什。皆成王周公之詩也。下當作夏。蓋音之訛。夏大也。大武卽稱武王。故言大王王季文王在天。武王之武皆能配之。次章言武王能以德成王者則也。五六章戒合王之以孝乎武王。則不但嗣父之服便可繼祖之武。繩祖武則世德作求。而天與人歸。永永年代傳之矣。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瀆。作豐

伊匹。匪棘其欲。禮記引此作猶。適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

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

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廡。百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右音蒲。北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古音。疆。維龜

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

古音

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八章。述文王作豐。武王徙鎬。文德武功之盛。欲成王之繩武也。前四章以武功稱文王。後四章言武王乃專言其文教。所謂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烝。折中作盛。字解築城。伊洩言築城臨豐水之急流也。作豐。伊匹言稱其上公之制。不務侈大也。何氏謂築城爲築鎬。言武王營鎬與豐作匹。但玩三四章之王。后五六章之皇王。義解甚明。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

古音每爾雅釋訓以履帝武敏爲句。或以歆字屬上讀者非。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

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

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

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在苾蒭。禾役穉穉。麻麥幪幪。瓜瓞嗒嗒。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古音老實方實苞。實種實稊。

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邛家室。誕降嘉種。維秬

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古音滿恒之糜芑。是任是

百。古音房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

窆窆。古音蘇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軼。載燔載

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八章。上辛之日。祈穀于上帝。以后稷配。受釐陳戒之詞也。長至之醜也。用思文元日之醜也。用生民思文簡而此詩

繁者。因祈穀之故。是以詳叙其相穡之始末。以昭其功也。○
黃茂。土色黃而肥也。方。均布之也。苞。叢植之也。種。讀鍾。培。壅。
其根也。稊。與稊通。苗。既秀。再耘之。收其旁土。
以阜苗足。則粟不根也。蹂。讀揉。手揉之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
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

爵奠斝。

古音

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或歌或號。敦弓

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古音

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古音

反。以祈黃耇。

古音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古音

方墨反。

行葦四章。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朱子曰。此詩章句本甚
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
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便
謂仁及草木。養老乞言。無復倫理。真切中序傳之病。猶有拾

班彪北征賦。冠兼王符等傳說之句。謂此爲公劉之詩。爲古義者。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古音方墨反。既醉以酒。

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古音音。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

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古音音。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古音音。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

子。

既醉八章。朱子謂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首二章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次章言其受福在于德之昭明。三章言昭明之能善其終始。非臣下之私視也。公尸因傳祖宗之命以告之。謂其主祭助祭皆當神心。只在威儀孔時。先錫之以孝子。孝子既孝。而其子又孝。永錫爾以其族類焉。夫所謂族類者。室家雍雍。肅肅。類也。永錫賢嗣類也。天被之以祿。

又使其景命相附屬。生淑媛以爲配。而子又生子。孫又生孫。世有聖德。萬年受福。皆類也。公尸之所告如此。洵合乎臣民同然之心。此所謂達孝也。

鳧鷖在浮。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

來成。鳧鷖在沙。古音婆。公尸來燕來宜。古音魚何反。爾酒既多。爾殽

既嘉。古音礎。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古音誦。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

處。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古音月。鳧鷖在梁。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古音經。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甕。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

有後艱。

鳧鷖五章。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福祿皆歸之主人。不必言公尸之受福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于祿百福。子孫于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古音以。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假樂四章。朱傳謂公尸答鳧鷖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古音杭。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古音疆。京師之野。古音神。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旣登

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古音以。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公劉六章。召公述公劉遷幽之事。以告戒成王也。當草創之初。其養民者備。其勤民者至。其奠民居者固。其制民產者詳。其利民用者周。而且武備之修。禮服之盛。祀典之肅。兵制之定。農政之詳。其勤勞儉樸。猶留渾噩之遺。而創制顯庸已開。官禮之先深矣。厚矣。周密至矣。故每章皆以篤公劉稱之。○
獻劉熙釋名曰。小山別大山曰嶽。嶽與嶽通。宗之立宗法也。三單者。鄭氏以爲無羨卒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副也。單而無副。適蒲三單之數。故曰三單。毛氏以爲三單相襲。折中謂單者周也。言公劉自啓行以來。止宿之處。其軍常三周以環衛之。是猶用毛傳之解矣。○創業垂統。爲子孫建無窮之基。只是匪居匪康四字。抵一篇無逸書文。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饑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古音蒲以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洞酌三章。亦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言一行潦之水也。酌而澄。去其濁。用其清。上者可爲祭祀之酒食。次亦可以濯祭祀之器。又次亦可以洗濯器物。人材亦猶是也。去其短。用其長。方爲豈弟君子。則盡爲民父母之道。爲民之所歸。民之所依。以安息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古音尼心切。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爾土宇。爾亦孔之厚矣。古音厚。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顛顛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
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
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
妻離離。啾啾。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古音姥。旣閑且馳。
古音陀。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章亦召康公戒成王之詩前四章勸其由適性而推
廣之以盡其性乃可以長享弗祿後六章勸其求賢君作歌
以志喜臣遂歌以爲箴虞
廷明良之風于此可想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式遏寇虐。慴不畏明。古音貢。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
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悻悻。式遏寇虐。無

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繯繆。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民勞五章。卿士之長老者。戒其新進用事者之詞。欲民之安。先治京師中國。以及于列國。欲京師之治。先在于定我玉爲王休。欲王之定。在大臣之不縱詭隨。詭隨之人。詭隨乎大臣。大臣詭隨乎王。則無良昏悞。罔極醜厲之寇虐作。其爲寇虐者。不畏天之命。不爲民之憂。敢作奸慝。至于敗乎正道。反乎正道。而不悟者。由于詭隨之人。以繼繼之。情罔結。其君遂至不可解。皆汝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而縱乎詭隨之繯繆者也。汝寧不念汝雖年少。其任極大。王之愛汝。甚至而一改其非乎。我爲同僚。安得不亟亟諫正之。蓋戒乎同列。而所以憂國憂民。皆乎王者至矣。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直。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濟。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堦如筮。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古音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

板八章亦同列相戒之詩。周之遺獻。淵源深遠。故知道而言之。深微切至如此。○憲憲猶軒軒。足高氣揚之意。資藉也。蔑資。無所藉賴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

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古音滿北反。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

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爲

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

古音首。

以無陪無卿。

古音卷。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

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古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

蟬。如沸如羹。

古音

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

古音

內曩于中國。覃

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古音 雖

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

蕩八章。召穆公諫厲王也。厲王之有似乎紂。故設爲文王
咨紂之詞。非徒指危亡以示儆。其反覆于天人之際。望王之
改過易亂者。一篇
之中。三致意焉。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訐謔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

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
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
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古音必良反用戒戎作
用邊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古音俄無不柔嘉。古音磋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古音譏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古音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古音路無曰不顯。莫予云觀。古音故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
古音豫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古音磋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古音俄不
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右音五。教反。視爾夢夢。我心慘慘。當作慄。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衛侯以自箴之詩陳王。亦因以諷王也。淇澳賓筵。皆以威儀爲戒。此詩尤重威儀。威儀莫大于言行。行而合乎禮。則爲德之隅。言而體諸身。則爲民之則。威儀莫要于敬和。克共明刑。無易由言。而極之于屋漏。不愧。則敬之至矣。溫溫恭人。輯柔爾顏。而至于小子受惠。則和之至矣。大學之所謂道學自修。恂慄恭儻。中庸之所謂戒謹恐懼。致中致和。武公

蓋默契焉。故因其爲王朝卿士之所陳戒。其體制音節。又合于雅。與賓筵之詩。分列于大小雅。蓋自周召諸公而後。一人而已。猶有謂武公篡共伯之位。如史記者。○邊箋云。當作別治也。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音古

塵分。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亂生不夷。靡

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

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古音其亮反。誰

生厲階。至今爲梗。古音古。豈反。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

天憊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瘡。孔棘我圍。爲謀爲毖。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

蝨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
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
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
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廸。維彼忍心。是顧
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
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音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
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
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
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
盜爲寇。古音若故反涼曰不可。覆背善冒。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桑柔十六章。芮良

夫刺厲王之詩。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瘙。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古音良中切。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

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早魃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早既大甚。黜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早僭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

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右音以。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

印昊天。云如何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旻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宣王憂旱而日日祈禱。大臣因以王之言聯綴爲詩也。王曰二字。直貫至末。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有恐懼修省之實心。有發粟勸施之實政。其遇災而消。彈補救之道。無一不周。或乃謂其歸咎天祖。與成湯之六事。自責遠者。其亦不善讀詩矣。友同有里。同理散無友紀。言散倉廩以賑民。無有紀極也。鞠哉以下。又勸羣臣之捐施。羣臣皆至于窮病。下至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無敢諉于不能。而止而不周。救者亦鞠之甚。疚之甚矣。而旱猶大甚。瞻印昊天。陰陽之不調。我君臣其當如何變理之乎。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古音博工反。世執其功。王命

申伯。式是南邦。音見上。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

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

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

車乘馬。古音妣。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

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右音杭。申伯番番。既入

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

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宣王封申伯于謝。以爲方伯。連帥。而命尹吉甫作詩以贈之也。甫。仲山甫也。小雅黍苗。記召伯之營謝。蓋是時。

淮夷不靖。王既命召伯。率烈烈之征師。往平其亂。遂相其要害之處。莫過于謝。請王命大臣以鎮守之。王念勳戚有文武才者。莫如申伯。遂命申伯遷居其地。扼淮夷之吭。卽所以式南邦。保南土。採萬邦。爲周之翰。蕃宣四國者也。至于築城之役。雖召伯之任輦車牛。徒役師旅在焉。而作爾城墉者。固因是謝人也。先以徹法定其土田賦稅者。蓋徹法之不行。一壞于厲王之貪暴。再壞于淮夷之兼併。徹之而民居以安。家人可遷。後又言徹土疆者。徹其土則取公田之賦以爲餼糧。不擾庶民也。徹其疆則靖疆外之隙以清道路。不畏盜寇也。夫然後可以過速其行矣。往近之近。竊謂只宜作遠近之近。蓋申伯以元舅外出。疑于遠之。猶山甫之不能過歸其心不慰。故曰謝甚近也。往此近土者。惟吾王舅能保南土任之重。念之深也。戎周人謂謝人也。謝人素患淮夷。故謂之曰。女今有良翰矣。蓋以甚顯之申伯爲王之元舅。文武是憲者也。何懼乎淮夷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古音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

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古音。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

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

古音。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

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

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古音方。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孟民八章。仲山甫承王命。城東方。天子命尹吉甫作誦。送之也。首言生人性命之貴。見山甫之克盡其性。次言山甫知行之要。而以柔嘉維則爲主。蓋任重固宜剛毅。而德之至極歸于柔嘉。故中庸言至聖之德。首舉寬裕溫柔。聖人之盛德。亦

首溫良但溫而厲爲柔嘉之則耳。况人臣之道尤在柔順而剛亦不此則克治之功全歸于正直由其德輻克舉盡擇執之功也其德如是其任則以冢宰兼太保其寵爲天子世臣而命之城彼東方者蓋徐夷爲患必城要害之處以鎮守而命重臣往而董治之當時或有不得已者且味明命使賦賦政于外邦國若否等語亦似非專爲城齊而出然以保王躬補王闕之重望而違離闕廷山甫所不願大臣如吉甫亦不願也故惟願其遯歸以慰其心三復詩矣蓋亦寓規諷之意焉厥後王立魯蕞料氏大原山甫之諫皆不聽焉其交職不能補之機已萌于使齊矣抑又有可疑者厲王之禍召公以子代太子與周公共和行政俾王室又安宣王中興兩公之勲繼武元聖何以小大雅不見尊崇元勲召公猶以營謝平淮得賜拒壘圭瓊而周公無聞焉吉甫亦止言嶽降申甫而不及周召豈史與詩之有闕歟。杜欽以山甫爲異姓之民權德輿以山甫爲魯獻公之仲子入輔于周食采于樊據此詩續戎祖考權說近是若他姓則無世爲大臣王躬是保者羅泌路史樊國兩見一爲秦伯仲雍之後一慶姓未知孰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八覲于王。王錫韓

侯。淑旂綏章。簞第錯衡。

古音戶郎反

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帙。

條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

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

何。烹鱉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

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

之里。百兩彭彭。

古音旁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

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嘓嘓。有熊有羆。有貓

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

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

實畝實籍。獻其貔皮。

古音

赤豹黃羆。

古音

波。

韓奕六章。韓侯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命之爲韓侯。長北國。受命而歸。王命卿士餞之。爲詩以榮其行也。考宣王之中興。首北伐。儼仇。次南征。荆蠻。遂會于東都。出于吉日。載在小雅。至大雅之詩。則以雲漢爲中興之本。遂命申伯式南邦。山甫懷東方。韓侯長北國。召公徹南海。終以常武之平四方。其規模宏遠。日不暇給矣。又按周初分天下爲二伯。此時似倣唐虞四岳之制。有四伯。此制不行。王迹遂熄。齊桓晉文。蓋卽倣申伯山甫韓侯之爲。伯以不命于天子。遂爲王之罪人。觀崧高諸詩。屢言王命。此篇一則曰王親命之。再則曰王錫韓侯。天子有道。諸侯稟命。詩詞亦極鋪張揚厲。然重在錫命。侯伯纘祖考。共爾位。餘不庭。而韓侯果能受北國。勤治理。修職貢。所謂聖主得賢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也。至于錫之車馬衣服。淑旂綬章。以爲旂飾。簞第錯衡。以爲車飾。元袞赤舄。以爲服飾。鉤膺鏤錫。以爲馬飾。鞞鞞淺幘。以爲軾飾。修革金厄。以爲轡飾。纒悉周到。禮數渥矣。其餞之也。則不如親餞。申伯之禮。以別等殺。而清酒百壺。魚鼈芻蒲。示慈惠。卽訓恭儉。儀文謹矣。記其取妻之親。迎燕饗。則以關雎之刑于寡妻。勗之。叙其樂土之魚鹿熊虎。以章物產。以重民依。則以職方氏之慎。固疆圉。警之。叙職貢。而指其麋皮赤豹黃熊。則又以示明王之慎德。不寶異物。惟各獻其土之所有。下克効其忠敬。上不總于貨寶也。尤在首言梁山爲禹之所。甸壙壑。故籍。盡水上之利。以勤民事。方伯爲祖考之舊職。奄受追

稱扼河山之險以無巖方其旨遠其詞文與崑高杰民皆極其廣大精深序以爲亦尹吉甫所作其信然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和鸞一鹵。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六章。序亦以爲尹吉甫美宣王之平淮。玩詩文意。宜爲召虎平淮夷而歸于嘉其績。錫之命。而命大臣爲詩以誌之。

也。周興西北，距東南最遠。淮夷恃江漢之險，料西北之人不習水戰，往往負隅抗命。此詩所征，淮南之夷也。下篇王所親征，淮北之夷也。惟在淮南，故舟師由今漢中郡順流而下。當方叔既定蠻荆之後，蠻人無敢逼我舟師，已扼淮夷之吭。一軍陸行，由豫州境渡漢而南，故一則曰淮夷來求，再則曰淮夷來鋪。江漢之內，素與淮夷聲勢相倚者，皆無敢妄動。淮夷望其水師與陸地之車，趨滔滔洗洗，不戰而自屈。子焉經營淮旁四方之地，除彼虐政，行我徹法。一舉而南海之遠皆正其疆界，通其溝塗，南海之人已曉然于畏威懷德。召公又承王命來其地而撫徇其疾苦，宣布其德意，所謂不重斂以爲病，不苛急以爲擾，但欲其歸極會極于王國也。召公之功，于是爲大。可以上比康公之爲翰，如康公之受命于文武王，于是錫之祉福，如下文所云。然君以武功褒其臣，臣以文德勉其君，蓋武節騰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萬年之計也。中興盛時，何遽不如開國之初哉。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古音汝。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

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
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
淮漬。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
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
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
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六章。美宣王平徐。有常德以立武事也。徐爲伯益之後。僻在東南。常三監流言。伯禽就封之時。蓋嘗再叛。至穆王失馭。遂僭王號。至今猶負。蚩抗命。其罪並非。儼玃蠻荆之比。故王親統六師。往征其國。以敬戒爲行師之本。以惠民爲行師之用。乃命大司馬。大師。皇父。整治軍馬。命小司馬。程伯休父。將其前軍先行。循彼淮濱。以省視徐土。伏匿之寇。蓋以淮在徐南。聲勢相倚。王師自西北來。若惟直搗順攻。不墜截其東南。彼將歷淮浮海。而天戈有所難及。故命將時。已定計于率彼省此。使徐不得越淮南奔。所謂堵截于淮浦也。三事者。三事。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繕營壘也。兵

貴神速不可遲留不可久處以三事之就緒也乃言天子自將威靈赫濯而王實欲舒徐民之力保徐民之生故奮然振作以來不糾縈以滋擾不慢遊以縱敵而徐方之絡繹騷動者皆震驚焉誠以天威如雷靈徐方不得不震驚也然猶負固不服天子乃奮武移師進厥如虎之臣爰厚集其陣于淮之濱時出奇兵以執其醜虜又以重兵堵截于淮浦使其欲拒不能欲走不得徐安得不來服哉夫王師之眾盛其分如飛翰之張其合如江漢之會其靜如山之苞固其動如川之流行其縱有縣縣相續之勢其橫有翼翼比附之象用奇則變化無方而不可測用正則紀律嚴明而不可克所以能洗徐方之污染正徐方之背戾也然亦由我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其謀猷誠信淵塞不專恃乎師武臣力故徐方來朝而與諸侯會同皆天子之功也當是時獯狁走西戎駭荆蠻靖淮夷安四方平矣徐方亦來朝而偃武修文矣玩末章意序所謂因圉不承德王乃命凱旋而偃武修文矣玩末章意序所謂因以爲戒者其後宣王乃以武爲常敗績姜戎料民太原其亦未知以常德立武事之義哉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

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臯爲鵙。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感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音古藐藐昊天。無不克覯。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七章。刺幽王也。黜子廢后。大厲也。用小人爲國。如蠹賊之害于外。如蠱疾之潰于內。賄獄淫刑。動輒藉没人上田。囚奴人子女。而無罪者。多方戕之。有罪者。飾詞脫之。大厲也。皆由于棄如奄人爲厲之階。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伎害。

而變詐譖于始而背于後。以自解而誣人。豈不極爲害乎。王
猶以是未足爲慝也。是以婦寺愈熾。賄獄黷貨。如魏石父輩。
竟似賈人圖取三倍之利。在朝君子。誰不識之。又如襄奴輩。
本不宜參問公事。乃今休其姦謀。而干預朝政。是真介秋也。
方今天怒神責。主舍介秋之患。而忌予正言。不以不祥爲憂。
而狎侮小人。不似人君威儀。故善人遠亡。人亡則國殄瘁。是
天之降禍甚多。甚近。甚可憂悲。而王不之憂悲。我安得不痛
哭流涕哉。獨是天道高遠。而以仁愛爲心。雖當壞亂之極。無
不欲止其亂。而能鞏固之者。王誠念天悔禍法。皇祖之
去譏遠色。賤貨貴德。又何不可回天意。以救其後哉。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
罪罟。蠹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寶靖夷我邦。皐皐訛訛。
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
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
之疚。古音兒不如茲。彼疏斯粝。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
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

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古音

召晏七章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亂也。首言民生之大困。中國邊陲無不荒蕪。是天降之罪罟。由于小人居內訌亂昏庸。極喪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用之以治平我邦。小人頑慢且善詭譎。王既不知其玷缺而競競業業。久而不寧者。乃見貶黜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是以民生日困。如歲旱之草不能遂茂。棲岸之直立見枯槁。一邦之人無有不潰坏者。抑思昔日之富盛。豈如是乎。今日之疾病。豈若茲乎。皆小人之害也。夫小人者。其相疏如莠稗。然爲五穀之害。何不自替廢乎。徒使我專爲槍棍引長不能自己也。譬之池之竭。由于涯之障。而水不能入。泉之竭。由于中之蔽。而水不能出。而皆不知其由。所以其害甚大。徒使我專爲槍棍引大。而憂裁之及身也。王寧不念開國之初。有召康公。中興之時。有召穆公。宣布德化。疆土日闢。乎。今者犬戎內侵。諸侯外畔。豈今時之人無有舊德。可用之人。如召康公。穆公者乎。其如王之不用何。風之終。係以幽惠周公也。推之終。係以召曼。思召公也。以二南始者。以幽風。召曼終亂。極必反其所自始。故蹇卬曰：「皇祖召曼。」

先王。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古音義卷之五

楚安鄉後學潘相學

頌

頌者祭祀之樂歌也。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清廟一章。祀文王廟升歌之第一終也。頌以美盛德之形容。盛德莫大于穆清。盛德之容莫大于肅雝。文王之德曰肅雝。文王不可見于穆清之廟。見肅雝之顯相與多士之秉文德者。如見文王焉。既對于在天之神。又駿奔走在廟之主。益覺文王之德其穆者顯于後世。其清者承于子孫。而永永無厭于人也。如此乃謂之穆。乃謂之清。下二篇乃分言其穆清。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

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一章。升歌之第二終也。首四句。承上歌而言其穆。天命以穆而不已。文德亦以穆而純。純亦不已。故其廟之穆與天同。而光顯于天下後世。其亨有他。以恤我乎。亦惟收受其光顯者而已。蓋天既大惠于我文王。爲曾孫者。與不當篤厚。其所以光顯者乎。假以溢我。朱子從左傳作。何以恤我。不顯。承上章不顯而言其無敬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一章。升歌之第三終也。首句。承上歌而言其清。天得一以清。文王維其清與天同。故緝而誠。熙而明。緝熙故文王之禎。所貽皆可爲典。而清廟之中。自始祀以至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以丕承其典者。實受其福也。豈或數于人乎。明堂位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書大傳亦曰。升歌清廟。不言有幾章。但此三篇皆謂祀文王。則不見何以分用三詩之處。李安溪謂於穆爲方祭之詩。既非升歌之調。又以推天之命爲受福之詩。維清緝熙爲送神之詩。亦無確據。彭山季氏謂清廟至維清。宜合爲一篇。然以維清篇依序爲奏象舞。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未嘗相離。則此篇內朱子又謂未見奏象舞之意。竊謂首章曰穆清。次章曰於穆。三章曰維清。似三章相承爲升歌三終之曲。崑山徐氏謂升歌時所奏。各有節次。如古樂府一篇分

爲數解後人乃各自爲篇甚誤其言有理故存疑于此。○顧氏曰凡周頌之詩多若韻若不韻者意古人之歌必自有音節而今不可考矣。○朱子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聲相叶據此則顧氏全書用唐韻証本音者亦可不必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古音

反。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一章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是也。但解詩者遂以烈文等句歸美助祭之諸侯則似詞義不倫竊謂此詩雖獻賓時所歌其義則歸美先公先王欲諸侯共念其功德永永勿忘卽所以戒飭之也。安溪李氏以爲裕祭太廟已祫未祫之主皆升台食之詩其曰烈文辟公指大王以上之先公也先公德澤深厚故錫福後人子孫保邦皆無封無靡至于大王王季文王其業益崇至于武王繼序念先世之大功益發皇之奄有天下誠以前王之爲人極其強是以四方訓之前王之修德極其盛是以百辟刑之於乎前王豈可忘哉。凡我列侯豈能忘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

孫保之。

天作一章。發源汪敏仲魯詩經解頤。以爲祀岐山之樂歌。易曰王用享于岐山是也。彙纂讀徂爲岨。言險峻也。以岐字絕句。折中以徂讀本字。謂往也。以彼徂矣爲句。對上彼作矣。岐字連下讀。徂與作一意。言大王文王之逝也。各有精義。宜並存之。惟折中主祀岐山爲義。則較序之祀先王先公。朱傳之祀大王于廟。爲有據耳。陳大士云。祖宗建國。據形勝之地。有天意焉。有地利焉。犬王于岐山。用是道矣。至子孫捐汧渭之地。以予秦。秦之履奄及終南。駸駸乎吞八州而朝。同列使子孫。誠保之。卽何以有秦哉。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郊祀上天。以文武配享之詩也。周之王業。成于文王。故周公作頌首三篇。皆祭文王之樂歌。次之以禘祭先公先王。故有烈文之詩。犬王作岐山。文王康之。故次之以祀岐山之詩。要以天命爲主。故次之祀天言及文武。又次之祀帝。以文王配。又次之以大武之六成。首時邁次武賚。勺。斝。桓。以秦火後稍失其次。故今本武賚等篇錯簡在後。武王

崩矣。方有執說之祀。武王周公東征之後。誕保七年。制禮作樂。乃定郊祀。后稷以配。天有思文之篇。又定天子元日。祈穀于上帝。勅農官。預備耕耜。有臣工之篇。又定天子元辰。耕耜有噫嘻之篇。斯時典文大備。二王之後。咸來助祭。故次之以振鷺。至于嘗烝。歌豐年。大樂始成。合奏于祖廟。季冬。薦魚。以次畢具。其樂備矣。又以從前大禴。未及稷。所自出。五年。殷祭宜祭饗。而配以后稷。以下之祖。乃爲大禴。卽大禘。又時祭之。夏禘。行于大廟。合祀七廟之祖。又新主入廟。有吉禘。祭大禘。詩樂殘缺。夏禘。吉禘。亦僅存。徹祖之篇。故孔子正樂。卽以來雍。次之。皆所謂各得其所也。此後則皆武王廟之詩。若載見有客。及閔予。四篇是也。載芟三章。報賽先農。絲衣祀先蠶。皆幽頌也。全頌以交王始。以武王終。皆周公所作。並死康王時之詩。若以昊天爲祀。成王夾于高山。我將之。閔安見爲得其所。垂至于成王二字。朱子于成王之字。旣同序傳之解。何于此向國語游移之詞。以爲必屬王誦乎。故鐘序之成康亦與此篇成王同。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右音疑。

維天其右。

右音以。

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我將一章。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時邁一章。武王克商。柴望大告武成。歸而偃武修文之詩也。韋昭國語註云。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狩告祭。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何氏以爲大武之五成。黃氏舉武成庚戌柴望爲告祭。懷柔之實。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爲莫不震疊。明昭有周之實。放牛歸馬。爲戢橐之實。建官一節。爲我求懿德之實。似爲有見。蓋時邁其邦。卽于征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天地山川。卽恐昊天之子。河海百神之不佑也。故曰。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死作神羞。其曰。式序在位。卽諸侯受命于周。侯甸男衛駿奔走也。然則此詩。其爲大武之第一章乎。樂記所謂始而北出也。於皇武王。篇爲再成而滅商。賚爲三成。殷爲四成。勺爲五成。桓爲六成。以秦火後。錯簡失次耳。武王崩。周公作大武六章。于武王廟歌之。晉漢唐祖宗廟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等耳。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古音鐘鼓喤喤。磬莞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一章。序曰祀武王也。毛鄭以後皆從其說。朱傳因詩有成康二字。定爲昭王以後之詩。郝氏云。此云成康者。武王功成。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天誥言寧王也。凡詩書言武成。康。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以爲諡耳。豈凡言成康。卽爲頌二王乎。予謂周之克商。有天下爲武王。雖推原功德。歸于文王。王季大王。斷死周公作頌。首文王。次先公先王。而不一頌武王之理。自當以序說爲正。若泥成康二字。朱子解成王之字。固當以拘此二字者爲滯泥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一章。冬至日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稼穡有成而教興焉。故曰陳常于時夏。發語贊其有文德者。此也。孔子曰。后稷之爲天下烈也。豈一手一足哉。黃氏曰。生民爲述德之詞。思文爲告神之詞。此雅頌之所以分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三言一十卷之三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庀乃錢鏹。奄觀銍艾。

臣工一章。天子元日祈穀于上帝。戒農官及保介預備耕藉之事也。周之暮春爲夏之正月。以是月祈穀。故以來牟將受厥明爲望。及乎康年旣獲。並可以預備收斂之具矣。

噫嘻成王。旣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古音魚。反。

噫嘻一章。天子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率諸侯公卿大夫九卿。耕藉旣畢。戒農官以終耕種之事也。言噫嘻乎。我先王克成王業。旣以明昭之道。格爾農官。茲者勞酒已御。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終萬夫三十里之地。皆服其耦。而並耕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庶幾夙夜。

古音

以永終譽。

振鷺一章微子來祿將于京也。李氏謂釋奠于大學之詩非是。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一章秋冬嘗烝之歌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圉。既備乃奏。古音則故反。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

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瞽一章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鱮有鮪。鱓鱮鰓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古音方

墨反

潛一章序以為季冬薦魚。季春薦鮪之詩。折中定為季冬薦魚。蓋因詩詞潛有多魚。非僅薦鮪之謂。曰潛者。藏之深。明冬時也。曰漆沮。明得地也。

非觀魚于棠之遠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古音莫。相九反。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古音。燕及皇

天。克昌厥後。古音。戶。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古音。

友。音以。

雖一章序以為禘太祖。謂禘饗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也。諸家多謂禘即禘也。有大禘。有時祭。禘夏祭之禘。禘則禘于稷廟。而以六廟神主配食。五年再禘。曰殷祭。則禘后稷之所自出。而以后稷及已毀未毀之玉。皆升合食于太廟。又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亦謂之吉禘。此其武王邑姜入廟。吉禘。徹俎之詩乎。烈考皇考。皆謂武王。天子孝子。皆指成王。蓋禘祭正歌。缺亡僅存。此徹詩。周公作詩。言王致武王邑姜于太廟。醜肅之諸侯成來。天子以其穆穆之容。薦牲奉祀。諸侯助之。以行禘禮。蓋由大哉我武王之烈。光有天下。綏予孝子。以已成之業。克合食于太廟也。夫太祖者。宣哲則

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能安人以及天而克昌厥後若
今之六廟神主高圉亞圉組紺太王季文王皆其後之昌
者。緜我烈考以九十三年之旨壽助以尊富饗保之繁祀。今
得禱于大廟既右享我烈考又右享我文母也。如謂詞無及
于太祖則宣哲四句實歌太祖何者周人以諱事神安得謂
武王以子祭父直稱父名藉言臨文不諱况祭父之詩豈可
以言臨文謂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祖考名重安得以
考爲考而祖亦曰考。至謂文母舊說皆指太妣與文王同諡
則書稱烈考武王不應詩又稱文王爲烈考想烈考文母乃
天子稱皇考皇妣之美號猶詩之忽言皇玉忽言王后也。孔
穎達以烈考爲
武王似爲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僚革有鶴。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古音右。

載見一章。成王免喪諸侯始來朝見以求章法盛其車服。天
子率之見于武王之廟。遂以孝享于先王先公諸侯爲天子
求眉壽以永保其多福。我烈文之先公亦必綏諸侯以多福。
俾緝熙于純嘏也。臣爲君求福于烈祖。君亦求烈祖之錫福。

于臣。上下之交相愛敬如此。辟公指后親以下先公。李氏謂以先公爲尊者。是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右音姥。

有妻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

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

孔夷。

有客一章。微子來載。見求章。與羣侯同。以其爲殷王元子。故于其將歸。而饗賜于廟。作頌以示其寵異也。姜。何氏謂與綏同。蓋言帛之白文也。苴。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同。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妻。苴禮所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也。淫。大也。威。罰也。夷。平也。言紂與武庚。天旣大罰之矣。以微子崇德象賢。天降之福。而其威平矣。故我亦福之。而所以安之者。無方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一章。大武再成之樂歌也。樂記云。再成而減商。故有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之語。左傳謂周公作時邁。又作武後人。因以

此篇爲武之一成。反覆玩誦。似以時邁爲一成者得之。時邁一云樊。亦與武桓等同。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古音凡。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一章。成王除喪朝廟所作。後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也。鄭氏云。自此以下四章。成王守成之事。詩多裁自周公。借祖考之靈以戒王。故告于廟而爲頌。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

古音戶。

陟降厥家。

古音始。

休矣皇

考。以保明其身。

訪落一章。成王在廟延訪羣臣。以率行武王之道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古音佛

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古音

敬之一章。成王肅肅在廟。既聞羣臣之箴戒。遂作詩以自警。後世于成王廟歌之。故列于頌。小毖亦猶是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擊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小毖一章。成王悔使三叔之監殷。自啓其害。又忽武庚而不爲之防。幾危王室。懲于前事。欲毖其後患也。創巨痛深之言。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心。斯以爲守成令主乎。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嘏其儲。思媚其婦。古音房有依其士。有畧其耜。俶

載南畝。古音滿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

其苗。緜緜其鹿。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芟一章折中指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爲定解李氏本朱子之意謂此下三章爲幽頌周禮國大蜡則擊土鼓吹幽頌以息老物故末章說及胡考之寧耘謂耨其及柞未盡之根株也熙者爲去禾闢之草也飴言饴飯言酒也言田家之事自耕耘收穫之工主伯亞旅邇以婦子之大敬祖事神供養老之典無一不具蓋自后稷以來如此至于今幽地不改故曰振古如茲故曰幽頌考月令之臘在孟冬即今亥月郊特牲之蜡在十二月亦周之亥月故鄭注月令臘先祖五祀云此周所謂蜡祭也注郊特牲黃衣黃冠云謂祭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

粢粢良秬俶載南畝

古音滿以反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鉶斯趙以薺荼蓼荼蓼朽止黍

稷茂止穫之捃捃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

室盈止婦子亭止殺時特牲有抹其角

古音錄

以似以續續古之

人。

良耜一章。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闕。鄭注。統云此所謂蜡祭也。故卒章云。續古之人。與上篇振古如茲。同義。蓋公劉言續我后稷之所爲也。開百室者。方春在田。邑室皆閉。此則開百室。而以其所積者入之。百室盈。則婦子歸邑。而入此室處者。身安而心亦安。神之貺我大矣。故天子命禮官用大牲以報之。以吹幽頌。○蜡有八上篇之先祖五祀。此篇之天宗公社及門闕。皆不在內。而鄭氏皆注爲蜡祭者。豈蜡祭報神。乃復祈年。祈年之後。乃行臘禮。乃勞農乎。則此二篇者。諸儒名爲蜡祭。抑或非蜡之本篇歟。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鼈鼎及鼈。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一章。序曰。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改爲祭而飲酒之詩。葉繁謂未嘗指其爲何祭。且士之祭而飲酒。何以列之于頌。郝氏曰。此祈蠶之詩。月令季春。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註云。爲得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太皞之屬。靈星。龍星。卽房星。東方蒼龍之宿。爲龍精。蠶爲絲。故祭龍星之尸。衣絲以象之。夫農事之詩。

多矣。祭蠶惟此篇。故刪詩特存此。從來未有之解。然與序說相合。序說之明明見其謬者。自當從朱子小序之辨。若其謬無可見而後人亦未有確然之解者。似宜不棄序說。且祭之明日又祭。曰繹。商書謂之彤日。春秋書壬午猶繹。釋曰。古禮也。繹而賓事所祭之尸。祭蠶以士爲尸。亦必古禮。言求蠶以爲絲衣。故此尸之絲衣而載弁者。至潔而至順。升門堂。視壺濯。邊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幕告潔。卒事不忒。如此遂以兕觥酌旨酒獻之。以賓禮之。庶蠶桑者皆不諱。謙不怠。傲以勤。蠶事使老者衣帛而享其壽。考之福不吳不傲。卽月令所謂齋戒親東鄉。禁婦女毋觀。無有敢惰也。月令言養蠶以供郊廟之服。此言胡考之休。蓋各舉一端而言之。又考郊風七月農桑並重。此上二篇爲農事。此一篇爲蠶事。亦及胡考。正合幽頌息老物之義。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附一章。大武五成之樂歌。所謂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也。介與界通。爾公謂二公也。大介者。大分天下以爲二介。一左一右也。言盛哉。武王之師。時之未至。則循時休養。與時俱晦。及時之大明。時行而行。是用得天下。而大分其界。以界二公。

蓋以我武王之寵受天命。躋躋然造此王功。而用以嗣夫前人者。實維爾兩公。信足以爲王之師法。故分周公爲左。召公爲右也。左傳所謂保大定功者也。○酌斟酌其時也。桓取桓桓之義。賚錫予善人也。殷朱子謂義未詳。說文云殷旋也。郝氏謂天子巡狩。按節徐行。故謂之殷。李氏謂武王因殷遊而望河嶽以定都。皆非確據。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予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桓一章。楚子所謂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大武之六成也。朱子云。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言武王克殷而年豐。天之命周有加無已。故我桓桓之武王。保有智勇之士。用之于四方。定其邦家。其德上昭乎天。天故命武王爲皇王。世世子孫。代有其天下也。此樂記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資一章。大武三成之樂歌。楚子所謂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者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我子孫受而有之。亦惟功

臣之釋思文王。相與輔佐以成此功。我其敢有私哉。故大封同異姓。布此釋思之功。以往求乎永安。是我周之新命于功。臣者功臣亦當時釋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不忘文王。則信乎其能安定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隴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般一章大武四成之樂歌。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山嶽河流皆指南國而言。周之王業盛于南方。故三成四成皆屬于南。言望其山之高山之狹而長。嶽之喬允信由于地中之大河合于大河之小水。相其高下原隰而疆理之。南國定則天下皆定。于是普天之下。諸侯之國莫不稟聚對向以衛天子。此有周之受命所以爲獨隆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一百三十六句

魯頌

魯之地謂百里者蓋指封于曲阜而言。其疆域自以方七百里爲定。但謂包今兗沂登青四府如諸城寧海皆在其內。是有今山東省之大半。恐未必然。諸城志以季孫行父城諸。卽今之諸城亦屬附會。其詩之爲頌前人言之詳矣。要之皆祭

祀之樂歌也。駟者春祭馬祖繫駒夏祭先牧頌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皆歌此詩有駟爲豐年蜡祭勞農休息宴飲之歌泮水爲魯公征淮夷徐戎反釋奠于學以訊讎告之詩闕宮則備公新作路寢落成告祖之詞也

駟駟牡馬

古音姥

在坳之野

古音神與反

薄言駟者

古音渚

有駟有皇有

駟有黃以車彭彭

古音旁

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牡馬在坳之

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伋伋思無期思馬斯才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以車釋釋

思無數思馬斯作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

古音胡

有駟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

古音徐

思馬斯徂

駟四章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樂歌也馬祖房星爲天駟馬之所稟氣以生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之爲災害于馬者馬之蕃畜所係故以時祭之專言牡馬者主闕軍實若衛之駟牝則以孳生爲重耳校人職曰邦國六閑馬四種鄭注謂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爲馬義疏案云諸侯不應無種馬戎馬特所畜不多故合種馬齊馬爲一種戎

馬田馬爲一種種馬者鄭注所謂上善似馬者惟王路始駕
種馬所謂特也非牝馬可以爲種者之謂六馬除騶馬外皆
爲良馬毛傳以良馬戎馬田馬騶馬分四節似與周禮不合
當卽以種馬解首節卽善馬也玉路駕種馬祭祀取其有容
故云彭彭云斯臧二章以戎馬言取其有力故云任任云斯
本三章以田馬言取其善走故云釋釋云斯作末章以給官
役之騶馬言取其強健故云祛祛云斯徂騶馬白勝曰騶黃
白曰皇純黑曰騶黃騶曰黃蒼白雜曰騶黃白雜曰騶赤黃
曰騶青黑曰騶青驪白騶曰騶白馬黑鬣曰騶赤身黑鬣曰
騶黑身白鬣曰騶陰白雜曰騶形白雜曰騶鬣曰騶赤身黑鬣兩
目白曰魚皆馬之駿者亦大概互言之耳以無疆無期無斁
之思而一歸于無邪則睿可作聖以新氣化以育庶物皆本
于此衛文公秉心塞淵騶北三千亦同此義抑是詩也其亦
魯公開國時定制考牧之所頌乎朱子于集傳指爲僖公之
詩而于小序辨文止以闕宮屬之僖公其慎于說詩如此○
四章八思字明指主祭者祈求而言天子所言乃斷章取義
也。

有騶有騶。騶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古音振振鷺。鷺于下。

古音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騶有騶。騶彼乘牡。古音莫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駉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

右音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有駉三章。何氏以爲孟冬之月。大飲烝也。月令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烝折中定爲蜡。而飲酒者。蓋玩振振鷺數句。有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之義。而其舉國若狂之象。亦可想見。又觀自今以始。歲其有。又見順成通蜡。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之意。而魯之大蜡。爲天子之祭。夫子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兩觀之上。喟然數魯。亦因事以見其僭。刪詩而存此者。蓋亦春秋之意。或謂駉篇亦見魯僭。天子鑾車鉤車。大路周路。故卽其所言之。死無期。死無期。死無期。以寄貶。朱子所謂因其實而着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眞善讀魯頌者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古音其旂。棨棨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子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

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

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

泮宮。淮夷攸服。古音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音國淑問如臯陶。

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

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東矢其掇。戎車

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翫

彼飛鵞。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

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八章。魯公伯禽開國。始作泮宮。而淮夷徐戎並興。公往

征之。反舞奠于學。以訊馘告。史臣作詩以頌之也。首三章言魯公視學。行釋奠。先老之禮。遂燕老。更且以出征淮夷告焉。

曰尊醴。則徐戎並興。可知後止言淮夷者。舉其強大者言之。

也第四章言魯公以能敬慎其德允文允武昭假于文王武
王烈祖卽所以孝周公而自求多福故于泮宮見其文于淮
夷見其武使武臣如虎者獻其馘使淑問如臯陶者訊其囚
其明德如此亦賴多士濟濟推廣公之德心征彼淮夷使其
遠處東南不侵我邊界其光明正大不諂諱不矜躁從不告
以爭訟而各獻其功蓋以將帥卽從公之士說禮樂敦詩書
其漸染于泮宮者有素于焉得勝而弛其弓東其矢擊我車
率徒御整旅奏凱淮夷之人旣向于善無敢逆我教化我能
固守其文武之謀將淮夷之心終爲我得而順彼長道屈此
羣醜而永永勿替矣末章乃總言文教之盛遠人之服食我
新德化彼惡音獻琛輸誠允文允武之所以感被者不亦盛
哉自小序有季孫行父講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一語韓昌黎
亦援爲據後人遂皆以爲頌魯公之詩朱子止信闕宮一篇
屬魯公于駟駟泮皆不指實竊謂魯之僭在郊禘非必作頌
亦爲僭也伯禽開國豈必無頌如駟駟泮全無僭處惟闕宮
則其僭顯然益見魯之郊禘請于惠公而舉行于僖公甚屬
可信遵誦折中所定千年聚訟一朝可決矣○序言修
泮宮詩言作泮宮作者創始之詞亦可見爲伯禽之詩

闕宮有伽實實校校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
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古音方

黍稷重穋植稗菽麥

古音

莫北反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繼禹

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繼

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古音神與反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

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古音麥

是饗是宜。

古音魚何反

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

古音戶郎反

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毛魚載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古音羗

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

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古音肱

公徒三萬。貝

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至于海邦。古音博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
 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見上與從諧。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古音古。眉壽保魯。居常與
 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古音滿以反。宜大夫庶士。邦國
 是有。古音以。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
 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
 碩。萬民是若。

闕官九章。魯公新作。姜姬廟既成。遂禘嘗于其廟。史臣所作
 之詩也。魯公既僭郊禘。以稷配。又推后稷之心。做周制作。

禘宮以祀姜嫄。首章開口便言闕宮以祀姜嫄。爲其生后稷以繼禹之緒。次章言后稷之孫得有天下。皆姜嫄之所佑也。其立廟也爲宜。三章言周公之大功宜用天子禮樂。故郊祀上流配以后稷。而四時禘祭。周公及羣公皆降之福也。四章遂正言禘嘗之祭。備物盡志如此。故祝嘏之詞。如孝孫有慶。織昌壽域。以下云云也。五章言其膺戎狄。懲荆舒之功。六章七章言荒徐宅。征南夷之功。八章言其得有常許。侵地復周公原。夜之龜宇。而總以眉壽萬年。勿替引之爲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末章乃言新廟之奕奕。爲萬民之所順。非妄勞民者比。上自己毀之主。諸侯所不得祖者。下自周公以後已毀之主。及于未毀之皇祖。皆合食于廟。而僖夫人及母夫人以祭姜嫄。皆與奠獻。故其詞亦及之。蓋不惟僭禮。而又創行右所未有之禮。聖人存而不刪者。正以明魯之失。周公之衰也。豈以爲美。僖公乎哉。乃命四句。不言錫之重。祭而直接周公之孫。以下數語亦明見魯用重祭之由。僖公不得辭其責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四句

商頌

契封于商。至湯有天下。子孫祭祀之樂歌。不可詳其篇數。至武王滅商。封微子于宋。修其禮物。不知後嗣何以不能世守。

先代禮樂。七世至戴公時。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後至孔子刪詩時。又亡其七篇。正考父孔子七世祖也。

猗

古音於反。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

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

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成湯廟時祭之樂歌也。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而以主祭者之我思爲感召。積我思爲聲。聲召氣。氣召神。神依乎思而綏之。則思成矣。故未迎牲而置鞀鼓。奏鼓以安神。既迎牲而祭。奏以鞀而繼以管。所謂下管鞀鼓也。管與鼓聲皆堂下之音。依我堂上。玉磬之聲以爲節。所謂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至于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則所謂笙鏞以間。與夫虞賓在位。羣侯德讓者。亦庶幾焉。總由習先聖王之傳恭以執事。而不敢稍怠。以敬以和。先王其尚顧予之烝嘗。

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醕。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右音戶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一章亦祀成湯也。那爲裸獻之樂。此篇多祝釐之詞。蓋祭畢受禱而送神之詞。如周頌離之比。序以爲祀中宗。朱子謂未見其爲祀中宗。折中亦定從朱傳。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苾苾。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古音戶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右音魚何反

百祿是何。

元鳥一章。武丁後人時禘太廟之詩也。殷人祖契而宗湯。故首言契。繼言湯。繼言親廟先后。以及于武下。蓋商自湯始居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祖乙以後復徙河北。至盤庚復涉河而南。遷于殷。乃定都。不遷。故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又曰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歌于廟以安神。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沘沘。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綏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彪。古音莫。工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顛旣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

士實維阿衡

古音戶郎反

實左右商王

長發七章大禘其始祖之所自出曰帝嘗有城而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廟也馬端臨云禘祫只一祭天子謂之禘諸侯不得言禘而止及太祖大夫士不得言禘請于君而禘其高祖共是合祭祖宗以君臣之分所及有遠近而異其名殷人禘嘗見于祭法長發之歷言商先后而序曰大禘朱子以爲大禘一也禮記維商長發其禘言有濬哲之德之帝嘗爲我商之所自出其受命發祥甚長故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而幅幘廣大之時上帝以有城氏女配帝嘗所生之子立之以造商室焉是爲元王元王以其深遠之德勇于開導敬敷五教以言教以身教一時小大之國契皆受而通達之俾之循禮不越起視其民莫不發明其教至于其孫相土功業盛大化行海外有截然整齊之象是以天之命商世世不違至于湯而德與命會能降已聘禮大賢不稍遲慢以致聖敬之德日升死已昭假于帝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爲法九州受小大之共球爲下國所係屬爲下國之雄長其聖武之布昭其政事之執中足以膺受天祿恭行天討先伐韋顛昆吾乃伐夏桀振中葉之衰緒開六百載之基業固天子之功德亦惟上帝降我以元聖左右

輔弼以成王業。茲于大饗于先王。以阿衡從享也。是禮也。其中宗以前之所行乎。帝立之帝。與後三帝字。同指上天而言。玄深遠也。桓。更撥開達通齊會也。綴旒。保屬之意。駭。廑。雄長之義。謂湯爲方伯也。懸。楬。棟。椽。曷。遏通苞。本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眾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

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

于下國。封建厥福。

古音方 壘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

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

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殷武六章。殷王以武丁爲高宗。特立不遷之廟。以祀之。之樂歌也。言平定荆楚。羣侯來朝。凜天命。畏民。曷賞罰。明信。風夜敬謹。以此命于下國。乃封建諸侯之福。故宅中御宇。聲靈赫濯。壽考康寧。保我後生。功德崇隆。如此。固宜立廟宗祀。與太

甲大戊並爲三宗百世不遷然則商頌十二篇亡其七篇其七篇中殆必有祭祀太甲大戊盤庚祖甲諸王之詩矣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